从始至一终:第一部分诗集

目录

读后感一则	
朋友 之三	4
星夜	5
朋友 之四	6
各类电影切片观后感	7
图书馆的记录	8
为天大新校区作	9
朋友 之五	
秋日歌	11
朋友 之六	12
冬日咏四季	13
赠 L 君生日	
在高台	16
为浪漫所作的歌	17
今天是妈妈生日	19
先知 之一	20
回忆一种	22

读后感一则

居士想往静、空和 万般的有 而无可无不可 僧在 堂外院外筑屋外 如风 吹叶落 是 哪个季节的 洋流? 穿、越二十三年里 路

香在燃 黑烟白烟一同 上青天 作 至少一世 不熄鼎沸声。

朋友 之三

我容许 在现在 我的生活是我的一切诗 于是,要在灯下连接千计 沉醉的昏黄。

我容许 在现在 非我畅言畅泳于我 之此在。

我容许 或许今后 如此登上, 苔遍所拾之阶 不只是为了最终坠落。

星夜

水泥砌成 夜和所有 梦、醉 与其材质。

在这之上 藉万盏灯 今后再无人望夜空 于是 无所谓星都重现于世。

我不必看也明白 分明倦于 溪流滚滚不息。

于是,于是……

这草叶和锈将蔓延至无穷。

朋友 之四

要我在刹那意识海边拾 断续虚无流淌的实证。 于是瞬间宁静如聋 静之如此 耳鸣不歇 阻塞心念 水波难兴 终于可赏日月倒影。 顿时竟生乐趣,乐声 都不必。

各类电影切片观后感

天骤变 轮换各种云的幻象 所见无边一切 这是景色 对念想的模仿。

飞鸟也惊诧 为何生而赋 羽的教训 只好南迁 年年。 恰时发觉 无不唾手可得物 无设想追寻。

图书馆的记录

倘使时间从不被消磨 而是静静如常,也不致人 悲与欢欣。

然而的确是毛躁午睡着的 这铁石木漆人肉风声间 大片的空。 都不必谈善与美,总归仍是睡着 我胆战心惊的缓缓 听和见,连思索 都怕是惊醒了祂。

不读圣经和各种书,不能舞。 或许两句话可但讲无妨。

为天大新校区作

行在贯穿南北的昏黑中本随为红砖分割阻拦如谎掩藏的 夜的天幕。 而旷远的路灯光 霎时被更幽微的轰鸣巨响 包围孕育出此在。

在一片寂我目视隐暗有所待的 所有光 倾倒出大片颓丧 恍若断壁残垣 激起万丈湖水。 满目是此,终不可见。

然后奇迹骤生,落下倾盆雨 生发万物,钢铁般梁穿透 百里埋骨处,星垂照 又长出 三粒银杏果。

终闻得一声叹:功成! 于我人间既是最后诏告。

朋友 之五

仅凭着回忆竟可直抵 过去 哪怕是在 无需观照的 一大片分明的黑。 我想念 本不可追寻的栖身处。

可望年年种种 不必着书墨, 自然过。 停步处, 休思叹 岂非如往日, 倘使有心留 无伫处。

>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九日于天大图书馆 时圣诞节日气渐浓

秋日歌

这分明是秋 带青翠的叶 勾连别处的枯黄色 落下不碎。 落在暝思不得解的各种土地上。

恍若一切衰退不返,而极惹心神的 或是悖于季节而动的 两株似柳非柳树 伫不远处。

我在隐约间平息心里那声由青春 对迟暮 见而不思的嘲弄声。 似脚步踏过浅浅落叶的碎裂。 静立无法动,不是什么灵魂精神的 舍身抉择。

若万物都不得不 生根于无边阔无边旷 的石砖上 见日新月异, 化作千万万万日晷的梁 影子轮转的指向种种岁月。

朋友 之六

我想 我是再忘不掉这场雨 这是浸润 连蒸曝了几日的 语言 都活络得带了点浪漫。 多几遍都无妨,人的心作用不到 世界底的水草。 它离我比这心还要远。 唉!我连叹息的力气都 不剩下了 只好写字。

观想,我。春日未尝 尽。忽近忽远,忽 远乎,

近。

疲倦自然生禅机。

冬日咏四季

这场雪还是落了下来 那未枯黄未干瘪的叶 不用雪来提醒它 应是 到了该要落下的时节了。 它仍然托着那雪 轻摇 太过小心 等风一吹 又是 落一场小雪。

秋天的太阳 倦了。需要午睡可不升起,又该怎么办。都说这时杀意正浓,要让损了人道污了天道的损不起转世的亡魂。于是他们怕怒又叹着,更有甚者 想写两句诗。除非天子大赦 那暖意一消半分提醒人该死了,或许由此夜晚总让人悲伤。

然而此时有粗壮的回响, 不尽

不竭

这里有叶、花、草、日月 夜自然短,昼自然长。

那发几支的春,该是农忙?又是 嬉戏 又是希望 雪要全部化掉了,赶在 它又要落下前 捧一捧 摔回河流上。

赠L君生日

恍然兮我又记起 曾为今日的过去某天。 那天之后也将落雪,堪堪成为 毕我生之仅见。

在我逐字逐思间有和天同地般纷纷的白。 甚至还有泛绿的草 青郁的松将落不落如果实般垂挂的红叶。 这水还隐隐的流动。

我自然可想见千里万里外 无风无雪的日月如眼前般 早尽善 盼望你也能得一见。

新年不新 旧年不旧 "这世界小如鸽卵 将它轻轻地拾起, 纳入胸怀。"

在高台

这只眼是疲倦的眼, 哪是

别的什么。

而恰逢其时的高台牵涉

明暗交错种种的 穿堂的风。

实则只一团模不模糊都无所谓的

断骨断手断明天血肉。 它又来!

又说什么?又来干什么?

偏偏不解。 总算又走了时

念念叨叨口中有词 明珠也好 总之勿暗投。

为浪漫所作的歌

暂且停一停步吧!休息 倦了的节节骨柱 连这杯热水 请试试:吸入这温柔不带玄机的气 眼都湿润,似是喜极而泣。

暂且放下思索, 抛之脑后! 它一丝含义也没有为你带来, 只给你损耗——你分明是 还没有长出灵魂。怎么倒因为这个心神不宁?

夜从没有这样静 虽 乐声清婉,哪怕是首首哀歌 咫尺窗外有下弦月如钩 天幕暗沉又泛蓝 极亮的星 极黯淡的星 无言的各事各物

该走了,把倦怠与疲惫也带上。 思绪和哀歌,把你悲恸的心带上。 天地静静 悠悠渺渺 不回答当然自由 你体会到了片刻的安宁, 之后这安宁还会再来。

今天是妈妈生日

我看见一个 年幼的人 在路边椅子上躺坐着 梳 黑发 稀疏的待长成的一头

道旁的树粗壮 落下冠上的叶 飞驰而过一位女子 似笑的看着 看着什么我不知道。

我回过头去了,我也走过—— 我想回望那年幼的长者 却似回望那女子 呼!走过!

先知 之一

我流着野狗的泪,燃气灶的泪,香水的泪。

我吞着无思想无执着无悲苦之所。

我打碎着念头 和后面十几二十年

和昼夜两分 和四季有时

和踏过坚实如冰的雪。

我毁坏着 处处是往昔的 一定属于我!

升起落回天空的瓢泼大雨——起初这积水和池塘一般高

让油污废水和呕吐物一路上去

择日再择日 落回或蒸发。

他还笑我的笑 笑我哪怕烦躁的、烦躁的伟力!

他恼: 眼镜两脚不正 两颊发酸 头似病昏沉

一一我的头!

他说的什么!他……他的颈后瘫了一年半。

我要去哪里都不去 而他才早在此地

光刺了他左眼 我只在问我不问他。

你来了——一如往常的。网住猫和蚂蚁:一两只猫,

三万只蚂蚁。 六千、八千不要心跳的生命要挣不脱,你又于心不忍:"点把火算了。" 火点不着正青的叶,只把脉络变粗、变密 变模糊了。

我听不懂语言、无端端要发怒:要向他发怒 向我痛苦 向你哭诉——而后我再接着痛苦。 我的肺被注了水 骨节节上了漆 眼染红又染黄 是太阳晒的?月亮晒的?灯泡晒的?时不时被火苗晒的?

躺到夜晚的草地上去 沥干衣服上的水 空气比这里还要冷。 躺到湿热的沙子上 砸碎他!溺死他!只用塑料的铲子 掘出埋他的坑,最好挑个清凉处。

我听不懂语言、把这东西撕扯开: 大半被抢走:说话。小半我紧攥着:文字。 图像也将属于我 这天不紧不慢的走又来—— 我成了术士 诡论连篇 偏偏看见看不见未来你。

回忆一种

今天你怎么了 天不够冷 天不够亮 路很长 人困衣单 朝地里渗进去脚印和 步步清脆的声响 渗进去消不去的冰雪和 青草地 太阳在便在了 月亮在便在了

你先准备收拾行李,把必须的杂乱收拾起来 若是剩下清清楚楚就任由它这样。 你先去乘这班飞机 预备随人们流泪 预备感动 预备后悔 预备心里一沉 预备放空 预备纷至沓来的乱糟糟的手写乐谱

不必问然后了,之后永不会再来。 月亮在便在了,明天在便在了。